

## 浅谈苏轼与文同徐州书简

徐 丽

**内容提要:**苏轼与文同是远亲,苏轼称文同为从表兄,两人年龄相差近二十岁,自苏轼从政后,与文同从初识到来往甚密,时间长达十五年之久,诗文唱和五十多首(篇),是苏轼一生中交往时间最长,诗文往来最多的友人之一。其中,在苏轼徐州任上的两年多,致文同书简就达十二札,包含两家结亲、诗文书画、养生却病等内容,可谓是交往最密切频繁的时段。本文试图通过苏轼与文同的交往,特别是在徐州期间的往来书信,让人们对苏文的深厚情谊有更多的了解。

### 一、从文同其人到“实始识君”

文同,字与可,号笑笑先生,又号丹渊客,人称石室先生,梓州永泰县(今四川盐亭)人,西汉蜀郡(今四川成都)太守文翁之后。北宋仁宗皇祐元年(1049)进士及第,三次在朝作官,曾任判尚书职方兼编校史馆书籍、秘阁校理、知太常礼院兼编修太宗正司条贯、判登闻院等。在长期的地方官任上,先后担任邛州(今四川邛崃)军事判官、静难军(今陕西彬县)节度判官、邛州(今四川邛崃)通判、汉州(今四川广汉)通判、普州(今四川安岳)、陵州(今四川仁寿)、兴元府(今陕西汉中)、洋州(今陕西洋县)知州,神宗元丰二年(1079)卒于赴任途中的陈州(今河南淮阳)宛丘驿,享年六十二岁。

文同是一位“端静而文,明哲而忠”的正人端士,这是苏轼对文同的评价。司马光称赞他襟韵潇洒如同“晴云秋月,尘埃所不能到。”王安石也称他为“循吏”。他在各地兴利除弊,办学倡文,“所至尤恤民事”,他廉洁简朴,苏轼称他为“清贫太守”。他的去世,“梁洋之民悲思”,邛州、盐亭相继为之建祠,出版书籍。

文同是一个诗赋书画全能的大艺术家,其作品备受世人推崇。《宋史·文同传》称:“善诗、文、篆、隶、行、草、飞白”,他的《跋范仲淹<道服赞>》和《跋王献之<送梨帖>》收入乾隆《三希堂法帖》。他是湖州墨竹派的创始人,宋《宣和画谱》称他的墨竹“富潇洒之态,逼檀栾之秀,疑风不动,不笋而成”。对于文同的才学,苏轼在《书文与可墨竹并叙》中说:“文与可有四绝:诗一,楚辞二,草书三,画四。”诗位列第一,一生写有八百六十多首诗,他的诗歌题材丰富,体裁多样,以反映民生疾苦的社会诗的思想性最强,以描绘自然景物的写景诗的艺术性为最高,是一位颇具独创性的诗人。苏辙对文同也有甚高的评价:“发为文章,实似其德。风雅之深,追配古人,翰墨之工,世无拟伦。”著有《丹渊集》四十卷。

宋英宗治平元年(1064),二十九岁的苏轼在凤翔府任大理寺丞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,此时,四十七岁的文同丁父忧之后,返回京师,苏轼与文同在京师初次见面,苏轼在《黄州再祭文与可》中回忆道:“我官于岐,实始识君,甚口秀眉,忠信而文。志气方刚,谈词如云”。虽然二人是初次见面,但苏文两家从亲缘关系来讲,应是旧相识。嘉祐五年(1060),苏洵在京任秘书省校书郎,修《太常因革礼》时,文同任秘阁校理,点校中秘书,二人面晤的机会应该比较多。这年苏洵就写有《与可许惠所画舒景以诗督之》:

枯松怪石霜竹枝，中有可爱知音谁？  
 我能知之不能说，欲说常恐天真非。  
 羨君笔端有新意，倏忽万状成一挥。  
 使我忘言惟独笑，意所欲说辄见之。  
 闻胡为然笑不答，无乃君亦难为辞。  
 昼行书空夜画被，方得其意尤若痴。  
 纷纭落纸不自惜，坐客争夺相漫欺。  
 贵家满前谢不与，独许见赠怜我衰。  
 我当枕簟卧其下，暮续膏火朝忘炊。

文同擅长画松、石、竹，但“知者谁？”谁能理解其中的奥妙？谁是文同的知音呢？苏洵自己觉得是不能用确切的言辞表达出对文同作品的理解，但他认为天真自然乃是文同绘画作品的最高境界。文同的画有新意，善于捕捉迅速变化中的各种事物的神态，因此“倏忽万状成一挥”。面对文同的绘画，苏洵发出理解之后的会心一笑，文同对自己的绘画也采用“难为辞”、“笑不答”的态度，大概是让人用心去理解作品而不需要太多的说辞呢！文同作画专一，已进入痴境，他的笑就是痴的表现。苏洵的这首诗，足以说明他对文同绘画的欣赏和理解，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，苏轼在见到文同所绘的竹子就特别赞叹，父子俩的鉴赏观点十分默契。治平三年(1066)，苏轼就写有《石室先生画竹赞并叙》，这也是苏轼写的有关文同的第一篇作品，文中道：“与可，文翁之后也，蜀人犹以石室名其家，而与可自谓笑笑先生，盖可谓与道皆逝，不留于物者也。顾尝好画竹，客有赞之曰：‘先生闲居，独笑不已，问安所笑，笑我非尔。物之相物，我尔一也。先生又笑，笑所笑者。笑笑之余，以竹发妙。竹亦得风，天然而笑。’”在苏轼看来，文同的笑是一种恬淡自适的表现，只有贤德的高士才会“独笑不已”。文同笔下的竹子，轻风吹拂，不觉笑弯了腰。这也是苏轼对文同自号笑笑先生的理解，也是对文同谦谦君子之风的赞扬。

治平二年(1065)二月，苏轼在凤翔任职期满，回到京城在登闻鼓院任职，而文同也是在二月接到通判汉州(今四川广汉)的政令，赴四川上任。不久又改任邛州知州，初秋时节，文同思念苏轼而题写了《夜思寄苏子平秘丞》诗一首：“乱竹敲风远，高松过雨凉。检书防落烬，下幕恐遗香。好月娟娟上，轻云苒苒长。端令阻佳客，不得共清觞。”在好月娟娟，轻风苒苒的秋光中，志趣相投的文人不能共同举杯邀月，真是一件憾事。诗中的苏子平即是苏轼。文同在其他诗文中所提的“胡学士”、“胡侯”、“子平”都是指苏轼，这其中的原由附带说明一下，文同逝世后，留下诗文遗著甚多，北宋末年正值元祐党祸期间，文同的曾孙文鹜整理文同遗集时，为避祸而改称的。

治平三年(1066)，文同升迁为太常博士，再迁尚书祠部员外郎，赐五品服，六月任普州(今四川安岳)知州。四月，苏洵病逝于京师，苏轼兄弟扶柩返川。治平四年(1067)冬，文同母亲李氏去世，文同回乡丁忧。这两年，苏文两家均在丁忧期，往来甚少。可视为初识期。

## 二、亦亲亦友 情趣相投

从熙宁元年(1068)至元丰二年(1079)这十余年间，苏轼(苏辙)与文同诗词唱和，书画往来颇多，是亦亲亦友的最好证明。

神宗熙宁元年(1068)年，文同回到家乡梓州永泰县(今四川盐亭)，修缮了老宅东谷茅斋，将堂屋取名为墨君堂，并作《墨君堂》诗：

嗜竹种复画,浑如王椽居。高堂倚空岩,素壁交扶疏。  
山影覆秋静,月色澄夜虚。萧爽只自适,谁能爱吾庐。

墨君即是墨竹,以墨画竹,称竹为君。文同爱竹,画竹,更以竹为堂名,他将自己修筑墨君堂之事告诉了苏家兄弟,并寄上了他的《墨君堂》诗,他的诗很快得到了回应,苏轼作《墨君堂记》寄文同。苏轼在文中写道:“独王子猷谓竹君,天下从而君之无异辞。今与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,作堂以居君,而属余为文,以颂君德,则与可之于君,信厚矣。”自王子猷将竹子称为竹君,天下人都非常赞同而没有异议,如今文与可又能用墨来画出竹君的形态,建造堂室来安置,又请我写文章来歌颂竹君的品德,看得出来,与可对竹君是何等的厚爱。与可之所以厚待竹君,一定是对竹君高洁的品德有深刻的理解,苏轼希望跟从与可学画竹,权充作与可所画竹君的昆弟子孙族属朋友,把他们收藏在自己的居室,作为竹君的别馆。

文同和苏轼在文中所提到的王椽和王子猷,是同一个人,字徽之,晋大司马桓温的参军,性格卓犖不羁,尤其爱竹,是最早喻竹为君的人。

苏辙也作《文与可学士墨君堂》诗:

虚堂竹丛间,那复厌竹远?风庭响交戛,月牖散凌乱。  
尚恐昼掩关,婵娟不长见。中堂开素壁,萧飒起霜幹。  
随宜赋生意,落笔皆葱蒨。根茎杂土石,枝叶互长短。  
依依露下绿,冉冉风中展。开门视丛薄,与此终何辨。

文同对墨君堂情有独钟,熙宁八年(1075),文同罢任兴元府知州时,回故乡度假,作有《夏日闲书墨君堂壁二首》和《墨君堂晚晴凭栏》。

熙宁二年(1069)初,苏轼兄弟丧满之后回到京师,苏轼以殿中丞,直史馆授官告院,兼判尚书祠部,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。熙宁三年(1070)三月,文同还朝,知太常礼院兼编修《大宋正司条贯》,苏文再度会面,开始了他们亲密的交往。这年夏天,文同所养的马和猿先后死了,苏轼因感惋惜而写了诗(诗佚),文同作《和子平吊猿》和《和子平悼马》诗。八月中秋节,文同在京城试院“督秋试”锁宿试院中,不能与家人团圆,更不能与苏轼相聚,又一个“不得共清觞”的日子,文同在试院中写下了《中秋夜试院寄子平》和《秋日晚晴呈同院》二首诗。《中秋夜试院寄子平》诗中写道:

忆初我来时,夜色如墨障。心常念明月,几日西南上?  
松梢倚楼角,一袂偃相向。渐见轮中物,依稀吐形状。  
今宵东岭外,滟滟金波涨。人间重此夕,一岁号佳赏。  
而我督秋试,锁宿密如藏。细务纷满前,约束甚鞅鞅。  
无由奉朋侣,彻晓坐清旷。之人富才华,笔力趋且壮。  
谁陪把樽酒,露下与酬唱。南墙咫尺地,使我起遐想。  
人生此良会,可惜已虚放。独立中夜归,俯首入书幌。

遗憾的是,在史料中未曾有苏轼有关和文同中秋诗的记载,也许是诗遗佚了,也许文同的诗因“锁院”而未能寄给苏轼,也就无从和文同诗的说法。不过,在文同督试完成不久,苏轼作有《跋文同草书》:“李公择初学草书,所不能者,辄杂以真、行,刘贡父谓之鹦哥娇。其后稍进,问仆:‘吾书比来如何?’仆对:‘可谓秦吉了矣。’与可闻之大笑。是日,坐人争索,与可草书落笔如风,初不经意。刘意谓鹦哥之于人言,止能道此数句耳。十月一日。”苏轼对文同的草书十分欣赏,以至于在元丰三年(1080),也就是文同去世后一年,睹物思人,作《文与可飞白赞》,称他的草书飞白为:“美哉多乎!其尽万物之态也,霏霏乎其若轻云之蔽月,翻翻乎其若长风之卷旆也,猗猗乎其若游丝之萦柳絮,裊

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苕带也,离离乎其远而相属,缩缩乎其近而不隘也。”

十一月,文同将赴陵州(今四川仁寿)任,五日,文同邀苏轼同游净因院,向方丈臻师告别。在净因院里,苏轼欣赏到了之前文同为臻师绘的竹子,今天,文同又受邀在净因院东斋堂画了两枝竹子和一段枯木,臻师这时正在法堂内整修四壁,他向文同求画,文同答应了。苏轼因此作了《净因院画记》一文来记载此事。宋《西楼苏帖》又称为《文与可画墨竹枯石记》。苏轼的《净因院画记》是苏轼绘画理论的代表作品之一。

就在文同离开京师之前,苏文二人又一次出游,这次游的是延晖故亭,文同作《同苏秘丞子平登延晖故亭》:

城端有亭余故基,吏曰旧榜题延晖。  
行穿蒙笼倚孤埤,霜风飘萧吹我衣。  
高林满郊目四围,云起日落晴烟飞。  
感今念往聊久之,埤堥昏黑群鸦归。

文同在离京之前,还请苏轼为自己喜欢的玉堂砚作了一篇铭文。苏轼在《玉堂砚铭并叙》中写到:“文同与可将赴陵州,孙洙巨源以玉堂大砚赠之。与可属子瞻为之铭,曰:坡陀弥漫,天阔海浅。巨源之砚,淋漓荡洁。神没鬼出,与可之笔。烬南山之松,为煤无余。涸陵阳之水,维以濡之。”

熙宁四年(1071)初春,苏轼作《送文与可出守陵州》诗为其送行,诗曰:

壁上墨君不解语,见之尚可消百忧。  
而况我友似君者,素节凛凛欺霜秋。  
清诗健笔何足数,《逍遥》《齐物》追庄周。  
夺官遣去不自觉,晓梳脱发谁能收。  
江边乱山赤如赭,陵阳正在千山头。  
君知远别怀抱恶,时遣墨君解我忧。

熙宁四年(1071),王安石变法已全面铺开,苏轼与文同在变法上所持的观点也是一致的。此时,三十六岁,年富力强的苏轼出任杭州通判,苏轼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,因此与王安石新党的矛盾越来越大,新法派人物又诬苏轼在为父扶丧返川时贩运私盐,虽然“查无其实”,但苏轼也想离开京师,到了杭州。而苏辙在王安石的三司条例司任职,更是不能苟同,也请外任。苏轼在对待新法上,采取了“因法以便民”的主张,而文同到地方官任上,采取的是“上不害法,下不伤民”的主张。他们抑制豪强,发展生产,为官清廉,造福万民,都是人民拥戴的清官廉吏。

从熙宁四年(1071)年至元丰二年(1079)年的八年间,苏轼与文同再也没有同游的机会,为了仕途而各奔东西,只有用诗文唱和、书信往来保持亲密的友情。熙宁四年(1071)九月,苏轼到杭州赴任时,过颍州拜谒欧阳修,盛赞文同的诗才,他在《仇池笔记》中记载:“余昔对欧公诵与可诗云:‘美人却扇坐,羞落庭下花。’公曰:‘世间元有此句,与可拾得耳。’”苏轼到杭州后,将自己写的《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》诗寄给文同,文同有《依韵和子瞻游孤山二首》。熙宁五年(1072),苏辙当时任陈州教授,苏轼作《戏子由》诗寄给文同,文同作《子瞻戏子由依韵奉和》。文同在和诗中说,苏辙比当年的孔子还穷,而自己和苏辙的命运是相同的,“陵州谬守卑且劳,马前空愧持旌旄”。之后,文同收到苏轼来信,应苏轼之请作《寄题杭州通判胡学士诗四首》,分别为《风味堂》、《浅玉斋》、《方庵》、《月岩斋》。苏轼历来注重养生,熙宁六年(1073)他将自己所得的陈希夷唐福山药方赠给文同。文同回《子瞻寄惠希夷陈先生服唐福山药方因戏作杂言谢之》。这年冬天,文同罢守陵州,寓居彭州过冬,苏轼思念文同作《题赵虬屏凤与可竹》:

与可所至,诗在口,竹在手。来京师不及岁,请郡还乡,而诗与竹皆西往。一日不见,使人思之。其面目严冷,可使静险躁,厚鄙薄。今相去数千里,其诗可求,其竹可乞,其所以静,厚者不可致。此予所以见竹而叹也。

熙宁七年(1074)中,苏轼仍在杭州任通判,而文同被赵汴推荐代替赵汴在成都府之职守,未被采用。八月,文同乞求知洋州(今陕西洋县),九月,以度支员外郎仍加轻车都尉知洋州。当月,苏轼离杭州通判任,赴任密州(今山东诸城)太守。

熙宁八年(1075)四月,苏轼作《文与可字说》寄给文同。文中采用孔子与其弟子子张、子夏的对话来高度赞扬文同的人品,“与可之为人也,守道而忘势,行义而忘利,修德而忘名,与为不义,虽禄之千乘不顾也。”这年秋,文同出任洋州知州。熙宁八年(1075)末九年(1076)初,苏轼在密州修筑超然台,乞请文同作诗,文同作《超然台赋》,苏轼又希望文同能草书此赋,好刻于超然台的石台上。熙宁九年(1076),文同在洋州经营笱筍谷,修筑披锦亭。据康熙《洋县志》记载:“笱筍谷,邑北有谷,产异竹,矩节细干,翠叶疏枝,挺然直上,有干云之势。文与可牧洋州时,置披锦亭于其中,邀游玩赏,为关南胜概。”文同在洋州作《守居园池杂题三十首》,分别寄予苏轼、苏辙。这三十首,每一首均为洋州的一处景观,如横湖、二乐榭、待月台、露香亭等。苏轼有唱和诗《和文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》,苏辙也有和诗。在此期间,文同也一直与苏辙有诗文和书信往来。苏辙除有《和文与可洋州园亭三十首》外,还有《答文与可十首》。苏轼在密州公干之余,修筑了快哉亭,并请求文同作快哉亭诗,并告诉他,今年自己在密州的任期满后,打算带着苏辙回京师候命。文同应苏轼之请作《寄题密州苏学士快哉亭》诗。

### 三、亲上加亲 书筒寄深情

熙宁十年(1077)二月,苏轼由密州改知徐州,至元丰二年(1079)的两年时间里,是苏轼(苏辙)与文同书信来往最频繁的时期,在《苏轼佚文总编卷二》中有《与文与可十一首》,其中写于徐州的就有九札,另有《与文与可三首》,并注明为“以下俱徐州”,可见其密切的关系。书筒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,两家议亲结亲的祝贺;诗文唱和书画往来及谈论养生祛病之道等。

熙宁十年(1077)下半年,六十岁的文同解洋州任,准备返回京师,此时的苏轼正赴徐州任上,在与文与可书信中有“轼自密移河中,至京城外,改差徐州”。因苏辙的女儿许配给文同的大儿子文务光,苏文两家结亲。苏轼十分高兴,“闻与可与之议姻,极为喜幸”,信中表达了他“欣慰之怀,殆不可言”的喜悦心情。元丰元年(1078),两家正式结为姻亲,苏轼写信表示祝贺。这一年,文同在判登闻鼓院之职不久,改知湖州(今浙江湖州)。苏轼在徐州抗洪,修筑了象征赈灾的黄楼,请文同作《黄楼赋》,又附绢四幅,请文同作竹木、怪石,少许置黄楼上为屏风,以成为徐州的奇观。《与文与可十一首》之七:

轼辄有少愚,托幼安于闻。为近于守居之东作黄楼,甚宏壮,非复超然之比。曾告公作《黄楼赋》,当以拙翰刻石其上。其临观境物,可令幼安道其详,告为多纪江山之胜,仍不用过有褒誉。若有褒誉,仆即难亲写耳,切告。又有少事,甚是不议好恶,辄附绢四幅去,告为作竹木、怪石少许,置楼上为屏风,以为彭门无穷之奇观,使来者相传其上有与可赋、画,必相继修葺,则黄楼永远不坏,而不肖因得挂名,公其忍拒此意乎?见已作记上石。旦夕寄书去。正月中遣人至淮上咨请,幸少留意,不罪,幸甚。轼惶恐。

苏轼对“亲家翁”文同的健康十分关心,常在信中问候,“适闻中间复微恙,且喜寻已平复”,“未

缘会遇,万万以时自珍”,并寄给文同茶墨,文同作《子平棋负茶墨小章督之》,并寄所绘《偃竹图》等。苏轼还希望文同能将亲家苏辙的《墨竹赋》书写在绢上,因为“近见子由作《墨竹赋》,意思萧散,不复在文字畛域中,真可以配老笔也。”苏辙的文字与文与可的书写可谓是珠联璧合。元丰二年(1079)初,文同离京,苏辙作《送文与可知湖州》相送,文同到达陈州(今河南淮阳)病重,住在陈州宛秋驿馆之中。此时的文同非常希望能见苏轼一面。苏轼在《林子中诗寄文与可及余与可既没追和其韵》诗中写道:“自闻与可亡,胸臆生堆阜。悬知临绝意,要我一执手。相望五百里,安得自其牖。”元丰二年(1079)正月二十一日,文同因疾病卒于陈州宛秋驿,享年六十二岁。

#### 四、追思故人,深情依旧

文同的去世,对苏轼兄弟来讲,悲痛万分。这位亦亲亦友的兄长,与他们是何等的情深。元丰二年(1079)正月三十日,苏轼闻讯,即作《祭文与可文》寄给黄庭坚。苏轼在文中写道:

从表弟苏轼谨以清酌庶羞之奠,致祭于故湖州文与可学士兄之灵曰:呜呼哀哉!与可能复饮此酒也夫?能复赋诗以自乐,鼓琴以自侑也夫?呜呼哀哉!余尚忍言之,气噎悒而填胸,泪疾下而淋衣。

想到从今往后,再也不能与文同饮酒赋诗,鼓琴自乐,苏轼悲从中来,不觉泪满衣襟。对于文同的人品,苏轼景仰之极,他又道:

呜呼哀哉!孰能惇德秉义,如与可之和而正乎?孰能养民厚俗,如与可之宽而明乎?孰能为诗与楚词,如与可之婉而清乎?孰能齐宠辱忘得丧,如与可之安而轻乎?

苏轼在《与李公择》的信中也谈及文同的正直与清贫,他道:“与可之亡,不惟痛其令德不寿,又哀其极贫,后事索然。”二月,苏辙作《祭文与可学士文》:“昔我爱君,忠信笃实。廉而不别,柔而不屈。发为文章,实似其德。风雅之深,追配古人。翰墨之工,世无拟伦。”三月,苏轼写信致文同儿子文务光,对其父亲之死表示安慰,诗名为《与文郎》。七月七日,苏轼在湖州。睹物思人,作《文与可画篔簹谷偃竹记》。接着,在《林子中诗寄文与可及余与可既没追和其韵》诗中道:“君诗与楚词,识者当有取。但知爱墨竹,此叹吾已久。”苏轼感叹文同诗名为其画名所掩。

元丰三年(1080)正月,文同死后一年,苏轼离京贬官赴黄州,途经陈州,与苏辙一同在陈州协助料理文同的后事。在陈州苏轼见到文同的草书飞白,作《文与可飞白赞》。正月十四日,苏轼将离开陈州赴黄州,作《陈州与文郎逸民饮别携手河堤上作此诗》。文逸民,即文务光,苏辙的女婿。此诗中有“君已思归梦巴峡”之句,感叹文同已魂归故里,而自己为了仕途却在外漂泊。四五月间,文同灵柩过黄州,苏轼再作《黄州再祭文与可文》:

丧之西归,我窜江滨。何以荐君,采江之芹。相彼日月,有朝必曛。我在茫茫,凡几合分。尽此一觞,归安于坟。

苏轼又有《与文郎一首》相赠。

元丰四年(1081),文同去世后二年,苏轼贬官黄州,作《文与可琴铭》,追忆故人。元丰七年(1084)十月,苏轼在宜兴的小船中,想起了已过世的五年的文同,将自己在熙宁九年(1076)作的《寄题与可学士洋州园池三十首》全部书写出来并题跋:“久不作小楷,今日忽书此一纸,元丰七年十月六日宜兴舟中。”此书法保留在明代《晚香堂苏帖》中。元丰八年(1085),苏轼见文同墨竹发出了:“笔与子皆逝,诗今谁为新,空遗运斤质,却弗断兹人”的悲叹。

宋哲宗元祐元年(1086)正月十二日,苏轼作《题憩寂图诗》,诗中回忆起文同有关墨竹的话:“文与可尝云,老夫墨竹一派,近在徐州。”此时,苏轼作为元祐重臣,在京任起居舍人,睹物伤情,苏

轼作《书文与可墨竹并叙》和《题文与可墨竹并叙》。元祐二年(1087)秋,苏轼作《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》。元祐八年(1093),文同去世十四年,苏轼见文同遗墨而嗟叹,作《文与可画赞》,这也是苏轼有关文同的最后一篇作品。绍圣元年(1094)二月五日,文同去世后十五年归葬于梓州永泰县新与乡新与里。

苏轼与文同亦亲亦友的关系并没有因文同的病逝而结束。苏轼对文家一直非常关心和关注。元祐元年(1086)七月,文务光去世,苏轼致信对文家表示慰问,并打算让长子苏迈回川探视。当再次见到文同的《筮筮图》时,苏轼百感交集,他临摹了此图并题上了诗和跋文,表示对文同的怀念之情。

元祐三年(1088)十月,苏轼作《文骥字说》。文骥乃文务光的儿子,苏辙的外孙,苏轼以外伯翁自称。苏轼道:“骥孙才五岁,入吾家,见先府君画像曰:‘我尝见于大慈寺中和院。’试呼出相之,骨法已奇,神气沉稳。此儿一日千里,吾辈犹及见之。”对文家寄予厚望。

作为亲家翁的苏辙,与文家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。从熙宁元年起,苏辙与文同就开始有往来。苏辙作有《文与可学士墨君堂》、《和文与可洋州园亭三十咏》、《送文与可知湖州》、《墨竹赋》、《祭文与可学士文》等作品。文同去世后,苏辙更以长辈的身份,对文家关怀备至,作有《外孙文骥与可学士之孙也,予新教之作诗后发犹有家风,喜其不坠作诗赠之》、《文氏外孙入村收麦》、《次韵文氏外孙骥以其祖父与可学士书卷还谢惊学士》、《同外孙文九新春五绝句》、《外孙文九伏中入村晒麦》、《祭亡婿文逸民文》等。

## 五、共创湖州墨竹一派

苏轼和文同都是爱竹子之人,他们不仅爱竹,而且咏竹、画竹,追求竹子君子的谦谦之气质,高风亮节。苏轼是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,无肉使人瘦,无竹令人俗。”更希望“门前万竿竹,堂上四库书”,将家里的房屋取名为“疏竹轩”。苏轼在自己为官之地,除栽花养草外,也会种竹子。而文同也是一样,堂屋取名为墨君堂,推崇竹子的君子之风,并请苏轼、苏辙为墨君堂作记。他在洋州的三十景之一就有竹坞,并在筮筮谷大种筮筮竹,修筑披锦亭,用来赏竹画竹,写了许多咏竹诗,诗有:“嗜竹种复画,浑如王掾君。高堂依空岩,素壁交扶疏。山影复秋静,月色澄夜虚。萧爽只自适,谁能爱吾庐。”

苏轼的绘画理论自成体系。他主张“论画与形式,见与儿童论”,“诗画本一律,天工与清新”。在《净因院画记》中又提出:“山石竹木,水波烟云,虽无常型,而有常理。常型之失,人皆知之;常理之不当,虽晓画者有不知。与可之于竹石枯木,真可谓得其理者矣。”在《文与可画筮筮谷偃竹记》中,苏轼提出了“胸有成竹”的理论,即“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,执笔熟视,乃见其所欲画者,急起从之,振笔直遂,以追其所见,如兔起鹘落,少纵则逝矣”。这是苏轼描写文同所画的偃竹,也可以理解为文同是胸有成竹理论的实践者,而苏轼将其提高到理论,也就是说,“胸有成竹”的绘画理论是苏文共同创立的,也可以理解为他们共创湖州墨竹派的理论之一。而文同的绘画实践多于苏轼,他创造了“以墨深为面,淡为背”的墨竹画技法。他创作的不施勾勒的写意竹,兼有书法之妙。他的墨竹“富潇洒之姿,逼檀乐之秀,疑风不动,不笋而成。”苏轼对文同的墨竹非常推崇。他在《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》中道:“与可画竹时,见竹不见人,岂独不见人,嗒然遗其身。其身与化竹,无穷出清新。庄周世无有,谁知此凝神?”在《自题临文与可画竹》中:“石室先生请兴动,落笔纵横飞小凤。借君妙意写筮筮,留与诗人发吟讽”。在《净因院画记》写道:“与可之于竹石枯木,真可谓得其理者矣。如是

而生,如是而死,如是而拳拳瘠蹙,如是而条达畅茂;根茎节叶,牙角脉缕,千变万化,未始相袭而各当其处,合于天造,厌于人意,盖达士之所寓也?”苏轼的绘画现存《枯木竹石图》和《潇湘竹石图》,文同尚有《偃竹图》《风竹图》《单枝墨竹》《倒垂竹》以及苏文《墨竹枯木卷》临本传世。

湖州墨竹派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,不断发展,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米芾在《画史》中称:“以墨深为面,淡为背,自与可始也。”方薰的《山静居画论》也说:“墨竹一派,文石室为始祖。”文同生前所创造的墨竹、墨君、墨竹一派等语已成为墨竹派的代称,正如文同在给苏轼信中所语的那样:“近语士大夫,吾墨竹一派,近在彭城,可往求之。”苏轼学习文同墨竹,是墨竹派的创始人之一,自称是“湖州派”,从而又创造了“文湖州派”一语。元四家之一的吴镇所撰的《文湖州竹派》就收有师法文同墨竹技法的宋元画家二十五人。元人李衍的《竹谱详录》也收录了许多金元时期的墨竹名家。明清两代的诸多名家们也深受墨竹派的影响。可以说,苏轼与文同共创湖州墨竹派,促进了文人画的形成和发展,成为中国文人画派的开拓者,影响至今。

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

2019年11月

**作者简介:**徐丽,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保管陈列研究部主任、文博副研究馆员。

**电 话:**13890306699